

助聽器

以愧疚為梭針，將空間與時間化為經緯絲線紡織起來，做成一個堅韌的闇黑布囊，再把秘密置入其中。最後以痛苦的神經線為束帶，將其牢牢地纏縛，以為這樣子就能忘懷、解脫。

父親晚年時，常對我說些母親的事；但我卻有一個秘密，一直不敢和父親講，這個悔恨深藏在我心中三十餘年，直到父親去世後，這條糾結的痛苦神經線束帶，逐漸被成熟給熨平而鬆脫，因此我終於有勇氣說出……

* * * * *

父親是個外省老兵，早年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，退伍後住在高雄市成功路旁的眷村，開個小麵店為生，附近還住著許多聯勤眷屬和軍眷。隨著反攻大陸無望，因此想要落地生根娶個老婆，經過婚姻掮客的介紹，取了個山地人為妻，他們的年紀差了十幾歲。

母親其實很美！父親說：在相親時，媽媽的大眼睛很靈動，常害羞的低著頭，有點害怕的樣子，幾乎不說話，就算說話也是模糊的講一兩句山地話，爸爸也聽不懂。父親很滿意，當下就認定她為妻了。因為媽媽的父母已逝，由叔叔作主婚配，經過簡單的婚禮就成親了。

娶回家後，常常覺得叫妻子時都不回應，後來才知道她是重聽，然而木已成舟，也就認了。雖然曾帶去就醫，但醫生說只能以醫療器材輔助聽力，因此也就不了了之了！由於語言的隔閡，父母親間的互動其實並不多，與其說是配偶，倒不如說是多了個打雜的幫手。

生下我之後，因為有了兒子，所以父親對母親逐漸變好，過了兩年，又生了妹妹。媽媽各方面的學習能力都很強，唯獨在語言方面，因為重聽之故，所以進展較慢。不過，在我有記憶之時，母親已能和有濃濃鄉音的父親對話了，只是說話時會有些「大舌」。

父親看似粗豪、有點兇，其實對人很好，只是因為父親是軍人出身，講話聲音本來就比較大，為了讓媽媽聽得清楚，更加扯開嗓門說話，外人不知情，常以為爸爸對媽媽很兇，甚至會動手打老婆。爸爸雖然有點傳統大男人的色彩，但卻協辦許多家務，我從

沒看過爸爸動手打過媽媽，只有在喊她沒回應時，才會去推推她。不過，父親有次卻狠狠地揍了我一頓！

在我快要上小學時，那陣子，眷村小孩子流行玩水槍，我也好想玩，一支水槍一塊錢，遂向爸爸開口要錢，不過爸爸認為會玩得全身濕濕的容易感冒，因此不給我買。但我卻耐不住玩性，於是偷拿一元去小店買，我想爸爸應該不會發現；沒想到小店老闆找了我好幾張紅紅綠綠的鈔票，原來我偷的是一百元——那時十元鈔是紅色，而一百元和一元都是綠色的紙鈔，差在大小及圖樣，因為我年紀太小所以分不出來。回家後我很緊張，不知該把錢放在哪裡，想說爸爸的錢放在媽媽處，他應該不會發現，於是就把錢藏在媽媽的枕頭下，然後迫不及待去玩水槍，玩著玩著就忘記錢的事了。因為一百元在當時的面額是很大的，所以爸爸在盤點時就發現少了，還試探地跟媽媽說：「若需要用錢，要說一聲再拿，否則帳目會不清。」媽媽後來終於明白：原來爸爸懷疑她偷錢！堅決地說她沒拿。隔天，媽媽在枕頭後發現錢，趕緊告訴爸爸，恰巧爸爸看見我在門口玩水槍，就問我水槍是打哪得來的？我囁嚅地回答：「偷錢買的。」

這可使父親火冒三丈，隨手拿起板子很狠地打將下來，母親看父親打得太過了，連忙阻擋，並用身體保護我，因此也被打了好幾下。事後，我瑟縮在媽媽的懷中，媽媽柔聲安慰我說：「爸爸是要你記住，不可以偷東西，這是不好的。」

我抽噎哭道：「以後我會乖，再也不敢偷東西了！」那時，我覺得：媽媽是我最大的倚靠，緊緊地摟住媽媽，如同擁抱了安全，就像是再大的浪濤也衝不垮停泊在船塢中繫緊的小舟。

父親的老家還算有錢，在家鄉時曾受過新式教育，因此對於我的學習也相當注重。我剛入國小學讀書時，他在生意忙碌之餘，都會關心我在學校的生活及課業。記得一開始學習注音符號「ㄅ、ㄆ、ㄇ、ㄉ……」時，爸爸還用帶有鄉音的國語來糾正我，我一直說：「和學校教的不一樣，不是這樣唸啦！」媽媽在旁也很有興趣的邊聽邊學，妹妹也在旁「丫啊丫啊」的亂唸，大家邊學邊笑。隔了幾天，爸爸託人買了一個珍貴的禮物送給媽媽，那就是「助聽器」！那個年代的助聽器很稀有，雖然比較大台、笨重，但價錢相當貴，因此使用的人非常少，媽媽戴上後覺得很神奇，我也好奇的試試，聲音被放得超大，耳膜都快震破了。由於聽得較清楚了，媽媽和我們的互動更加熱絡，常和我一起學習，也學會了拼音念字，口齒變得更清晰，也比較敢出門買東西了。媽媽非常好學，

我的課本她都會拿來看，甚至我不會的數學題目還得靠媽媽教我。反而是爸爸比較不習慣，因為他講話的音量必須要壓低！

然而，聽到了聲音，卻也聽見了苦惱，最傷人的利錐竟然是言語啊！

由於學校在眷村外不遠，我們眷村的小孩都一起走路上學。小學低年級只讀半天，升上中年級時，要上一整天，必須帶便當，因此都是由母親送去學校，順便接剛上小學一年級的妹妹回家。剛開始還好，後來有外地的同學發現我媽媽是山地人，就在背後指指點點，甚至叫我「番婆的孩子」！我氣不過，就和人打了起來。回到家後，爸爸發現我的衣服破了，一問才知道我和人打架，由於我堅持不說原因，就被爸爸教訓了一頓。

之後媽媽送便當來，我立刻搶了就走，希望她快點離開，別在校門口停留，因為我心底有股聲音說：「人家看到你媽媽是山地人，會被瞧不起的！」不過有次送便當時，她覺得我好像又和人打架了，抓住正要跑走的我，拉住我的手、溫柔地說：「是不是又和人打架了？要乖一點，不然爸爸知道了又要打你了！」

我掙脫不掉，面紅耳赤地脫口而出：「還不是因為妳，我才打架，因為人家叫我『番婆的孩子』！」

媽媽一愣，加上我甩手用力一揮，不知是手碰到、還是重心不穩，媽媽的助聽器竟然掉在地下！我當下第一個念頭是要去幫媽媽撿起來，但不知怎地，跨出的步伐竟是轉身逃離現場，那時淚水在眼眶裡打轉，我不知是氣媽媽、還是因為氣自己而哭？

不爭氣的難過纏絞為粗繩，牢牢地網束自己的心而造成瘀青，最終黑死！

回到家後，沒被父親責難，看來媽媽並沒有告訴爸爸這件事。不過，我卻對父親說：「爸，我以後要帶便當上學，我要蒸飯，不要你們送。」

爸爸覺得很奇怪：「為什麼新鮮的飯不吃，要吃蒸的？」

在和父親爭執的過程中，母親就在一旁，不過我一直不敢朝向她望一眼。她是知道真正的原因，但卻幫我說話：「孩子大了，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早點獨立，不是也很好。」

父親拗不過我說：「隨便你啦，真是不知惜福，看看是蒸的好吃，還是新鮮的好吃？」

這讓我鬆了一口氣，以為可以暫時解除自尊受到傷害的恐懼！甚至希望她永遠不要在我同學的眼中出現。

「無知」所造成我的心盲目瞽，即使用再好的助聽器，都無法振聾發聵！

* * * * *

過了三天，在上課時，主任來到教室，和老師低聲說了些話，就叫我收拾書包到辦公室。我心中怕怕的，不知有什麼事？在辦公室裡看到我家隔壁的趙叔叔，他是我爸的軍中同袍，他難過地告訴我：「妳媽出車禍死了！因為她今天一早就去西甲菜市場買菜，蹲在路邊菜攤旁選菜，有個菜販進貨倒車沒注意到，妳媽也沒聽到車聲，就這麼倒楣，老闆剛好不在、菜攤旁也沒顧客，所以沒人提醒她，然後就這麼被輾死了！你爸叫我帶你兄妹倆趕緊去醫院。」

我聽了後，腦袋一片空白，前幾天才希望媽媽永遠不要出現，沒想到她今天竟然就徹底消失在我的生命中！我不相信這是真的，我的視線逐漸模糊，耳朵也慢慢聽不見聲音，身體的感覺似乎都消失了，不知怎麼到醫院的。直到父親雷劈般的聲音喊著我和妹妹的名字，抱住我們痛哭，我才切實感受到：「媽媽真的永遠離開我了！」

情感終於潰堤，淚水洗滌出原來的真心！

隨後就是繁瑣的喪事流程。妹妹因為年紀小，沒有媽媽的照顧，常常哭著說：「我要媽媽，我要媽媽。」我怕爸爸心煩，所以兄代母職哄著妹妹，隨時照顧妹妹。喪事結束後，爸爸有次獨自喝酒喝醉時，喊著他為媽媽取的漢名嚎哭抱怨：「秀啊～秀啊～不是給妳買了助聽器嗎？妳為什麼不戴上啊？」

「助聽器」！我心中突然一驚，我偷偷地從媽媽的小梳妝台找到，拿近仔細一看，發現機殼上有道細細的裂痕，我忐忑地戴上一試，果然沒有功效，換了電池試試，仍舊沒有聲音。我知道這個助聽器壞了，而弄壞它的人就是我！媽媽是為了保護我才不敢對爸爸說，因為父親知道事情的原委後，肯定會痛打一頓。

我竟然就是間接害死媽媽的兇手！

爸爸怕我們會忘了媽媽，因此每隔一陣子就會談起媽媽的事，尤其是晚年的時候，說我襁褓時哭鬧不休只有媽媽抱著時才會入睡、妹妹生病發燒時媽媽徹夜的看顧……等生活瑣事，並說媽媽有多愛我們。每次談起，我的自責就更加深一層，想要懺悔，卻趑趄不前、猶豫掙扎，最終仍開不了口。爸爸自個說自個兒的，雖然我有許多事想問，但因心虛，卻不敢多嘴，例如媽媽的娘家在哪裡？有無兄弟姊妹？……等問題，我只知道

母親是排灣族人。一直到父親去世，我竟然還不知道媽媽的原住民姓名，我想爸爸可能也忘了！

* * * * *

成長的催化劑是內疚，懂事的動力竟是悔恨！

因為我的不明事理，使得父親沒了妻子、妹妹缺了母親，所以必須彌補過失。親朋好友、左鄰右舍都說母親過世後，我變得很懂事，不僅會照顧妹妹，而且學業成績很好，並且常在爸爸麵店裡幫忙，但只有我知道，這些事情若有媽媽在，會做得更好，我不過是不稱職地替代而已。

妹妹當時年紀還小，晚上睡覺時常常會害怕，會想著媽媽而哭泣，我那時就和妹妹躺在床上，一起哼著媽媽以前哄我們睡覺時所唱的歌：「i ya iyo, ni vu lu vu la ni i varunliyaliso ~ i lina isonaie i na la a winale ~ i yaiyo, nivuluvula niivarun ~ i na le a w i na le ~」我記得媽媽曾過說這首歌叫〈Lai Su〉，也就是「黃昏之歌」，是首幽思之歌，好像是說族人的生活是與山林為伍，當天色昏暗夕陽西沈時，一天的生活即將要過去了。是她的姆姆（vuvu 祖母）哄她睡覺所唱的歌，媽媽的聽力不好，好像也只會唱這一首歌。我和妹妹唱著唱著，就感覺媽媽好像還在身邊而安心入睡。

我稱職地做個好兄長，凡事做好表率，並有些早熟。因為我知道父親很擔心我們小兄妹倆沒媽媽照顧會變壞，因此趙叔叔曾力邀父親去做建材生意，仍被爸爸婉拒，她想守護在小孩的身邊，只借錢給趙叔叔。

小學時，我總覺得妹妹還小，盡力呵護她，若有人欺負她，我都會為她出頭。兄妹形影不離，感情很好。但年紀漸大後，妹妹愈來愈活潑，也愈來愈叛逆，常叫我不要管東管西的，似乎有些隔膜。到了國中後更是嚴重，父親唸她幾句還頂嘴，爸爸常嘆氣說：「沒有媽照顧的女孩，就是這樣，可憐啊！」

這些話，聽得我有如刀割，這都是我的錯。我不免對她多所勸告，她雖不以為然，但卻她不得不敬重我。

「哥，真煩啊，又有一個花癡學姐叫我拿信給你，說要跟你交朋友。」妹妹不耐煩地說。

「那你就拒絕她啊，我又不會和她們交往。」我回應說。

「不行啦，人家已請我吃一支冰了，還等著要你的回信，你趕快寫一寫讓我交差啦。也不知道你有什麼好，身上臭得要死，一些花癡學姐和我的那些白癡同學都喜歡你，真不知她們眼睛長在哪了？」妹妹絮絮叨叨地碎唸著。

因為我體格較好，籃球也打得不錯，加上學業佳，所以頗有異性緣，妹妹就變成她們的傳聲筒了。虧得如此，我才有機會教育妹妹：

「對呀，別學她們。求學期間應該好好用功，別想著談情說愛，將來才能有……」我正經八百地開導。

「好啦，好啦，我就知道你又要說教了，真是的，一支冰的代價太少了，你趕快回信啦，不然學姐又要催我了。」說完妹妹就回房間。

從國中開始，妹妹就和我分房間住了，國三升學壓力變大，兄妹相處的時間也就愈少。上了名校高中後，課業愈來愈重，連拌嘴次數都少了。妹妹課業成績不佳，我雖有心教導，但她無意學習，最後就讀私立高職。大學聯考後，我幾經衡量，最後選擇師範大學，因為有公費，可減輕家中經濟負擔。由於住校，較少回家，只有打公共電話報平安，問到妹妹狀況，爸爸嘆氣說道：「你在家時還好，現在你妹妹愈來愈不聽話，我都管不動她了！」我也只能安慰爸爸。

大一寒假時回家，才數個月不見妹妹，就感覺生疏許多。才高職二年級，就開始注重打扮，爸爸還說她結交一些亂七八糟的朋友。經過我的瞭解，其實還好，大多是同性，只是些不愛讀書的孩子。有一天妹妹說要去同學家玩，直到深夜才回來，我擔心地等門，看到她回來時不免責備她幾句，她卻毫不在意地說：

「大驚小怪，這不好好地回來了嗎！」然後接著說：

「哥，你現在有沒有女朋友啊，我那些花癡同學又想要認識你喔，有沒有興趣呀！」

我正想繼續唸她，這時爸爸從房間走出，我想爸爸也是擔心妹妹而未睡，劈頭就問：「一個女孩子家，這麼晚才回來，妳是去哪裡了？」爸爸因擔心而嗓門大聲了些。

妹妹也不甘示弱地大聲回應：「不是跟你們說過，要去同學家玩，又不是去哪裡，你們有什麼好緊張的。」

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地吵了起來，我就跟爸爸說：「爸，時間很晚了，讓我來勸妹妹，您先休息吧！」

爸爸嘆氣地對妹妹說：「妳媽媽若還在，看到妳現在的樣子，不知會有多傷心。」正欲轉身離去，沒想到妹妹竟頂一句：

「對啦，對啦，我就是『有娘生、沒娘養』的啦！」

我正想喝斥妹妹，沒想到父親氣到伸手向前就給妹妹一巴掌。妹妹跌倒在地，我們三人都愣了一下。妹妹忽然爬起來，就往外衝。我安慰父親說：「爸，您別擔心，我會跟著她。」

我慢慢跟著妹妹，來到眷村中的一個大公園，小時候常在那裡捉蜻蜓、蚱蜢、瓢蟲玩，妹妹就在公園的一個圓形水池旁停了下來。這個水池是眷村早期防火用的蓄水池，深約 1.2 公尺，直徑大概 7、8 公尺，是我們小時候的游泳池，後來因為有人在此溺水，所以大人就不讓我們在此玩水了。

妹妹低頭望著水潭，滴滴淚珠掉落水中，水滴聲像利箭穿刺我的耳膜，淚珠的漣漪在我的心湖掀起驚天巨浪，爸爸和妹妹的不幸是我造成的，我該坦白跟妹妹說，乞求原諒。

正要開口時，妹妹卻說了讓我震驚的話：「哥，媽媽是被我害死的！」我一時摸不著頭緒，不知她在講什麼。隨後她繼續地說道：

「小學時，我好害怕接近這個水池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」

「因為這個水池很深，有人曾在此溺水，小女孩自然會害怕。」我回應道。

「不是的，是因為我害死媽媽。」妹妹又說了第二次。

我糾正妹妹：「你搞錯了，媽媽是被車子撞死的。而且是我……」但我話還沒說完，妹妹突然音量變大：

「是我，是我，我要把這個秘密說出來。要不是當時小一放學時我想玩水，掙脫媽媽的手衝到水池邊撥水，還差點因踮起腳尖重心不穩跌入池中，當時媽媽趕緊拉住我，以致於她口袋裡的助聽器掉到水裡壞了，要不是我調皮，媽媽是不會在隔天就被車撞了。」我從不知有這回事，一時有點愣住。妹妹接著說：

「哥，你和爸爸越是對我好，越是令我慚愧難過，我不配你們對我這麼好，我害了大家。國中時，我有好幾次想跳進池裡自殺的念頭，但是我還是不敢接近，今天我終於鼓起勇氣走近，不知媽媽會不會原諒我？」說完就痛哭出來。

我摸著妹妹的頭，感嘆地說道：「傻妹子，你為什麼不說出來呢，哥哥也給你講個秘密。其實媽媽是我害的，我才是元兇！」

妹妹抬起頭來看著我，不明所以。我就將事情的原委告訴妹妹。「媽媽的助聽器為何放在口袋不用，是因為兩天前就被我弄壞了，你不要再自責了，我才要請妳和爸爸原諒我。」此時我終於淚眼說出深藏的祕密，希望得到救贖。

妹妹用力地點頭說好。我們又好像回到小時候，我帶著她來公園玩。最終我們還是決定，仍將此事瞞著爸爸，以免他承受不了。妹妹也知錯，說今後會聽爸爸的話。

回家途中，我說：「妳不是說要介紹妳同學當我女朋友嗎？」

妹妹懷疑地說：「真的嗎？難得喔！」

「不過有個條件，就是要能升學去讀二專，妳總不希望未來嫂子的水準太低吧。」我一本正經地說。

妹妹好像瞭解我的苦心說：「我知道了，我也會用功上進的。」

「好，和妳的未來嫂子一起加油，我可以當妳們的免費家教喔，我在台北都當家教打工，很厲害的喲！」我驕傲地說。

「是啦，是啦，偉大的老師大人。」妹妹俏皮地說。我們兄妹情感的隔膜終於消失，心橋相通，我想天上的母親也會高興而原諒我的。

後來妹妹考上二專的護校，成為一名護理師。

* * * * *

我和妹妹相繼畢業，都有正當的工作，並結婚生子，爸爸終於了無遺憾地過世了。辦喪事時，爸爸的好友趙叔叔在公祭前就先來拜祭。趙叔叔的生意做得有聲有色，每年都會來探望爸爸，並包紅包給我們兄妹倆，對我們很好。

上香完後，趙叔叔沒立刻走，留下來和我們一起折元寶、蓮花座，和我們話家常，他說：「妳爸爸真是個好人，對朋友真是沒話說，在軍中如此，出了社會也一樣。」然後說了一些我們兄妹倆都不知道的往事。

聊著聊著說到了家人，他感嘆地說：「你爸這個人重情輕利，要不是當初放不下你們兩個小的，現在早就發財了。要拉拔兩個沒娘的孩子真是不容易，你媽也是運氣不好，

嫁給一個好人，就要過上好日子，沒想到竟出車禍死了，當初要是她的助聽器沒壞就好了，真是造化弄人啊！」

「助聽器沒壞就好了！」聽到這句話，我和妹妹對望了一眼，我心中惴惴不安，他怎麼知道媽媽的助聽器壞了，難道他知道是我弄壞的嗎？我小心翼翼地問道：「趙叔，你說我媽媽的助聽器壞了，她跟你說過這事嗎？」

趙叔叔有點懊悔地說：「時隔這麼久，我想到這事還很自責，我記得很清楚，就在出事的前一個禮拜，你媽拿著助聽器過來跟我說壞了，因為當初是我託人買的，問我說能不能找人修？我問她是怎麼壞的，她告訴我是被你爸不小心壓壞的，但他不知道。我想要告訴你爸，但你媽卻拜託我先不要說，怕你爸爸誤會她不愛惜東西，先看看能不能修再說？後來我朋友說應該可以，但要送到台北原廠才能修，過兩週回高雄再幫我帶去台北，這幾天就先調到最大聲試試，或許是接觸不良。唉，沒想到卻發生了意外！」

「這事，一直到你爸死前我都沒說，不然他可能會痛恨死自己了。也怪我，若是我早點說出助聽器壞了，可能就不會有憾事了！」趙叔叔感傷地說道。

這時反過來是我們安慰趙叔叔，因為我和妹妹都曾被這種悔恨所桎梏，甚至說出我們兄妹倆的祕密來紓解趙叔叔的傷痛。我說：

「即使我爸爸知道助聽器壞了，媽媽還是會上市場買菜，悲劇還是會發生，一切都是命。緣起緣滅，生息不止，我們活著的人應珍惜現有，好好生活下去，別再侷泥於過往的遺憾。」

此時誦經聲傳來，導引著往生者拋下枷鎖前往西天，也滌清我們活者的雜念立地成佛，我們三人的靈魂都在此處得到淨化！心安，是人生最舒適的境界。

* * * * *

父親的墓木已拱，我也早就搬離眷村，隨著工作處而居。中華路、正勤路相繼開通，而當年居住的眷村現在已改建成「正勤君毅社區」，附近也已變成商業區，家樂福、IEKI、好市多等陸續進駐，熱鬧非凡。現今已無任何昔日的舊跡留下，但每當我經過此處，情感總是糾結。

長大後，或許是以贖罪的心態輔修了特教學分，期許自己以愛心、耐心來教導孩子。成年後的心態逐漸成熟，原本用來包裹秘密的闇黑布囊，已逐漸蛻變成錦繡般的蝶蛹而開展，將闐闐死寂的祕密孕育成踊動鮮活的心。雖然戶籍上我不是原住民身份，若不講則誰也不知道，但我卻會毫不隱藏地說出自己是半個原住民，並以此為榮，希望能撫平內心的悔恨，並慰母親在天之靈！

「爸爸，幹嘛站在外面，電影要開始了，媽媽已買好票在等我們了，我們該進場了！」小女兒過來握住我的手說。昔日緊鄰眷區的台鋁庫房竟已變成商店街，還有電影院在其中。原本望向正勤君毅社區的雙眼回視女兒，發覺女兒晶亮的眼眸依稀像記憶中的母親般！

「是在想爺爺奶奶了嗎？看完電影我們去社區內散散步吧。」女兒貼心地說。現今我和妻子雖居高雄但平常甚少來此處，兒女們從外地工作回來看我們時，常刻意陪我來此逛逛。小女兒也即將嫁人，會傳承下母親的愛，「愛」會撫平任何蝕骨的傷痛！

母親的助聽器至今我還留著，仍然流瀉出愛的呼喚，藉此提醒自己：「不僅要聆聽聲音，更要傾聽心靈！」